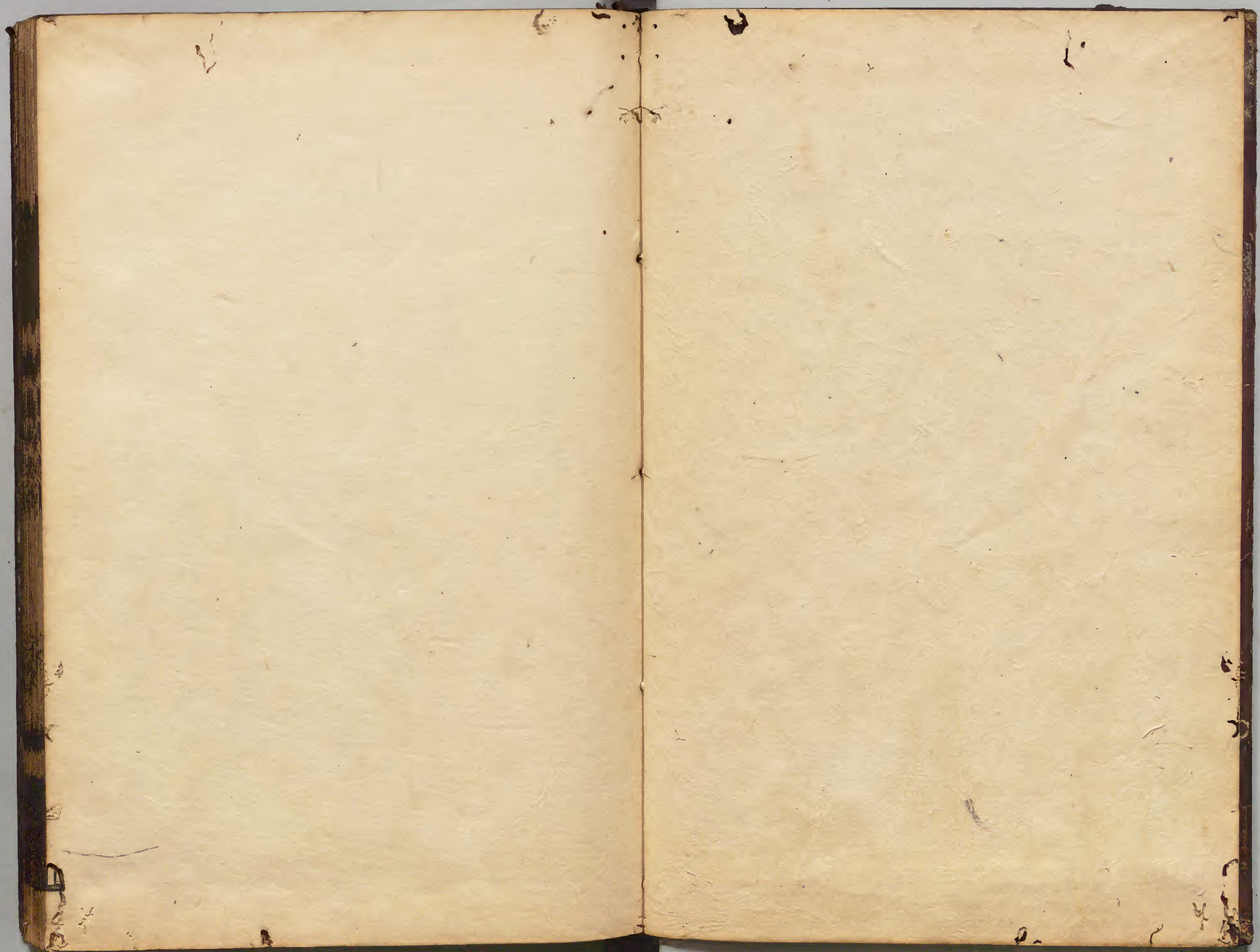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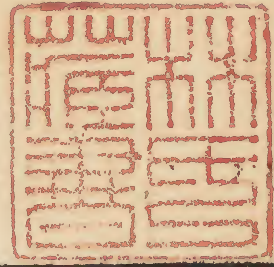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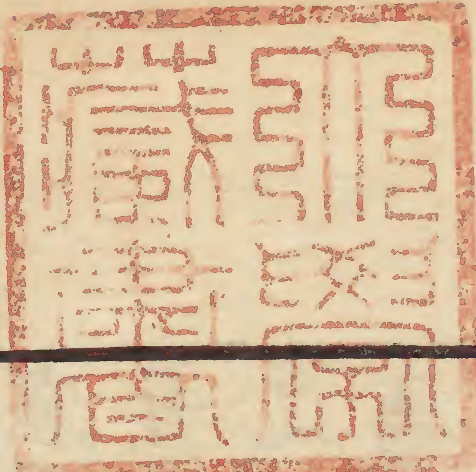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三八號類
五七冊架函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三八號類
五七冊架
六五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51)
函號	285 29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

高麗紀

辛耦一

小字牟尼奴朏婢妾般若出也或云般若所生兒死竊取他兒養之恭愍王稱爲己子王薨李仁任立以爲君恭讓王即位誅之僭位十四年

辛耦元年○大明洪武八年

春正月遣判宗簿寺事崔源

如京師告喪請謚及承襲自玄陵被弑金義

殺使國人恟懼未敢通使大明成均太司成

淺草文庫

鄭夢周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典
校令朴尚裏成均司藝鄭道傳又謂宰相曰
宜速遣使告喪李仁任曰人皆畏憚誰可行
者尚裏等謂源曰王被弑而不告喪帝必疑
之如有問罪之舉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以
爲意卿能爲社稷行乎源曰社稷苟安何惜
一死尚裏等以告仁任從之○納哈出遣使
來問耦嗣位時北元以玄陵無嗣乃封瀋王
高孫脫脫不花爲王故有是問○二月判典

辛柁

容寺事羅興儒上書請行成曰本乃以興儒
爲通信使遣之○二月倭寇慶陽縣楊廣道
都巡問使韓邦彥與戰敗績○太司憲宋天
逢等上疏曰官者尹忠佐曾在先王之前羨
忿拔刀手剪其髮廢天之後佯稱耳聾拱手
觀變其心叵測不忠不敬罪不容誅且擅權
受賂除殺官職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乞收職
牒籍沒家產以戒後來諫官又上疏曰近者
憲司上言乞除宦官祿俸又劾前上護軍李
羨忠前典工摠郎徐陵俊盜用內帑殿下不

中外缺望宦官尹忠佐儉邪凶險陰弄權柄與金師幸尹祥同惡相濟師幸祥已皆竄逐而忠佐獨受爵命又與校宦黃中吉結爲父子昵侍左右蒙蔽聖聰宜從憲司之言以正四人之罪命削忠佐中吉義忠陵俊官下義忠陵俊獄○夏四月李仁任率羣臣請孝思觀盟于太祖曰本國無賴之徒挾潘王之孫來寓北鄙窺覩王位凡我同盟盡力以拒却戴新主有渝此盟天地宗社必降陰誅○流尹忠佐于遠地○誅安師琦初或謂李仁

辛梶

任曰自古國君見弑宰相先受其罪明帝若聞先王之故必興問罪之師公必不免莫若與元和親仁任頗然之遣替成事安師琦陽言嚴蔡斌等密諭金義殺斌等以滅口及義從者來仁任師琦待之厚朴尚哀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跡已見今若不正其罪杜稷之禍自此始矣會判事朴思敬遷有北元白太后曰納哈出言爾國宰相遣金義奏王薨無嗣願奉潘王爲主故帝封潘王爲爾

主者前主有子朝廷不必遣潘主也太后名
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卿等獨
不知乎遂下尚裏疏于都堂耦下師琦歆師
琦走入人家拔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
任以爲遣義如元者乃贊成事康舜龍知密
直趙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爲並流遠
地蓋舜龍等嘗仕元故也○以贊成事池裔
爲西北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爲東北面
都元帥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得邊報平安
乃止○李仁任與百官連名爲書將呈北元

辛櫛

中書者書曰伯顏帖木兒王遺命元子耦襲
位遣判密直金潛申達計音今來乃知脫脫
不花妄生異心欲要爭襲乞賜禁約左代言
林璞典校令朴尚裏典儀副令鄭道傳以先
王決策事南今不當事比不署名○附忠安
王于太廟○五月倭藤經光率衆來投處之
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擢判安東府事
李寶林爲大司憲寶林嘗宰京山府道聞婦
人哭曰哭聲不衰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
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隣人割我牛舌隣人

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于水令曰以
次飲牛牛欲飲即止之里人如令至所訟人
則牛駭走訊之果服牛食我木故斷其舌又
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將訴之馬主曰
我有麥由稔與汝勿訴麥主許之及夏麥再
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訴寶
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
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麥
亦然牧而後苗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
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

辛楮

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來歸告者為政嚴
明類此至是以治最擢拜是職○北元遣使
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明故赦爾國弒
王之罪時李仁任池翁欲迎元使二司左尹
金九容典理掾郎李崇仁典儀副令鄙道傳
藝文應教權近上書都堂曰若迎元使一國
臣民皆陷於亂賊之罪矣他自何面自見玄
陵於地下乎慶復與李仁任却其書不受遂
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與第曰我當斬使
首而來不爾則縛送于明辭頗不遜又白太

后以爲不可迎復興仁任怒乃流道傳于會
津○成均大司成鄭夢周等上書曰吾東國
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
事之也視天下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
播遷大明龍興我上躬主灼知天命奉表稱
臣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貢相望今上即位
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入
北元與元氏遺孽謀納藩王罪惡甚矣國家
不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潛奉貢北
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遼衛二人張

辛楬

子温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達定遼衛公然
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
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
氏失國遠來求食冀得一飽以延須臾之命
名爲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強事之
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其詔
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
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國臣
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
方爲臣子者其可忍乎又况朝廷初聞金義

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而不問
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若與
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
乎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
難知也蓋以前白羣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責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上國安
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
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
變伏惟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吳季南

辛楮

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之京師則曖昧
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養兵待緝聲
言向比則元氏遺種斂跡遠遁而國家之福
無窮矣判典校寺事朴尚哀亦上書曰臣備
負侍從有年矣侍從而得言古之制也比來
事之可言者不爲少而臣不敢言豈職非諫
諍而侵官爲慮乎又豈近名爲嫌而含默者
乎今者大開言路宰相百執事無不得言者
蓋欲聞便民之策也臣愚以爲便民之策多
矣而國之大勢有不安則雖欲便民不可得

矣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然謂之安者也有識之士孰不
痛心先主初薨未葬大明使臣猶在境而遽
興事北之議使人心眩惑者何人擅殺定僚
衛所遣人者何人倡訛言使定遼軍人之欲
迎使臣者遁去而不恤者何人先主所命護
送使臣者不惟金義而大臣受先主命至安
州自還者何人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
人裂金義之書以滅口而所謂擅殺人生事
者及叛賊毋黨置而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

辛欄

而不欲達之朝廷何哉崔源之奉使果皆出
於大臣之意乎今又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
叛者借來叛賊而自回其謂已有罪而本國
不問乎然則義之叛其必有使之然者此乃
危急存亡之一大機也事勢如此雖至愚者
且知其利害是非之所在今之言者略不及
此畏禍之甚者也以理而言則惠迪吉從逆
凶以勢而言則南強北弱人之所共知者也
夫棄信而從逆天下之不義也背強而向弱
今日之非計也為臣子而反先王事犬之意

至使殺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惡孰甚焉而
一臣心懷不忠規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
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爛
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三
三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
何如生民何且夫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人之
同情也臣豈病風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
誅而敢言者忠憤之至不恤其蹈害況於近
名乎況於侵官乎儻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
之使宗社安生民永賴則臣之一身萬死無

辛樹

恨矣復上疏曰小之事大免於罪責斯可矣
今有不免之大罪四以臣之愚尚能知之豈
以太臣而不知乎然一有恐見詰之心而不
顧義理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爲之故心有
所蔽雖有過人之知反不如愚者之見臣請
數其罪以陳免之之術可乎委曲從順服事太
明者先王之志也先主晏駕之日遂倡事比
之議爲臣子而反君父使殿下得罪於上國
此其罪一也吳季南之鎮北也擅殺定遼人
造言以駭其軍乃掩護其罪黨惡招禍以危

國家其罪二也金義殺使奪進獻馬以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願誅者也今義之同叛者來不即究問使其罪延及國家雖至滅宗杜殄生民而不恤其罪三也義叛逾月而不肯聞于朝廷又於崔源之行政違王命使不出境因循累月使大國愈疑其罪四也四罪而有其一足以爲戮况有此四罪而不能罪之欲同受其禍何哉殿下誠能與大臣之忠直者議而辨之則其罪必有所歸矣既得其罪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表達之天子以待

辛 欄

其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辨之理乎宗杜生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失此機噬臍何及○以贊成事黃裳爲西北面都體察使左副代言成石磷爲體察使如江界慰還元使○太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林璞不署呈者書廢爲庶人流于吉安縣○釋器匿於安峽民自彥麟家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趙仁璧捕殺之以彥麟自首杖之以前判事鄭良輔知而不告殺之乃知死於平壤者非釋器也○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京師獻馬○六

月貶獻納李蒼爲知春州事正言全伯英爲
知榮州事蒼等上疏請誅李仁任池翰曰侍
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幸而獲免此
國人所以切齒而痛心者也吳季南擅殺之
遼衛之人張子温不以金義之殺使告之遼
衛罪當推翰仁任置而不言罪一也近贊成
事池翰出鎮西北面得金義書不以上達密
付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聞托以不惑民
聽罪二也胡書之來也池翰寫其書削其言
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即上

辛柵

聞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之意
與胡通欲樹功潘主以免他日之禍反覆姦
詐罪四也二人唇齒煽變將然之禍不可測
請誅仁任與翰又正季南子温罪以振紀綱
疏上坐貶○秋七月鷹揚軍上護軍禹仁烈
親從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爲諫官論
宰相非細故也於是下蒼伯英獄使崔瑩池
翰鞠之辭連禄生尚衷逮獄瑩杖鞠禄生尚
衷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禄生尚
衷皆道死杖蒼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真

流之又以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林孝先廉
廷秀廉興邦朴形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
義趙文信等謀害已並流之尚衷慷慨有太
志博學善屬文兼通星命其行已莅官必以
其道不義而富且貴視之蔑如也

臣等按李仁任池翰抗天朝殺使臣迷君
誤國之罪在野當誅李簪伯英之疏曾不
負諫職矣而仁烈韓理池李之鷹犬則其
阿意欲軋言事者固不足責禍之爲君狂
悖顛倒不辨邪正則亦不足責瑩平生以

辛偶

正直自許而反爲之助兇黨辰守官嚴
酷刑羅織一時英雄豪傑之罪悉皆流竄
之祿生文武全材尚衷慷慨有太志俱不
保性命其濫刑罰枉害忠良之罪不於瑩
責誰歟以後日攻遼之計觀之則瑩之心
即池李之心其右池李而後諫官亦復何
責哉

論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藤經光先致大
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緩而洩經光率其衆
浮海而去僅捕二人殺之先致懼罪詐報斬

七十餘級事覺編配戍卒初倭寇州郡不殺人物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八月倭寇樂安寶城○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四五家爲一戶

臣等按太祖始置六衛衛右二十八領領谷千人上下體統相爲維持有唐府衛之遺意肅宗志吞女真日事鍊兵置別武班吏胥商賈僕隸髡緇亦皆隸焉雖得一時

辛偶

之小効已不合於古制矣毅明以後軍政一歸於權姦國無一旅一伍之卒將皆私家之將兵皆私家之兵及至封疆多事蒼黃調發括中外文武散職自丁雜色賤隸家僮無問賢愚皆編行伍或以屋架多少出丁有差軍政之不修一至於此雖欲禦外侮保邦家得乎

慶尚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級○書雲觀言近災變屢興宜移御避災楸議遷都判三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遽棄舊都則

人心洶洶不可輕動乃止○泥城萬戶報潘
王母子率叛人金義進奉使金潛等已到信
州於是中外恟懼乃以知門下事林堅味為
西京上元帥密直副使慶補兼都巡問使門
下評理楊伯淵為安州上元帥同知密直李
元桂為元帥贊成事池裔為西北面都體察
使密直使羅世為西海道上元帥密直副使
朴普老為副元帥兼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
仁璧為東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安刊為副
元帥徵諸道兵○九月下金義母妻于巡軍

平悞

獄將殺之憲府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
殺乃沒為尚州官婢○泥城元帥崔公哲麾
下二百人作亂殺軍民渡江而去○倭船大
集德積紫燕二島時將李悉赴北征乃簽軍
坊里及諸陵戶又徵兵楊廣全羅慶尚諸道
以我

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西江以
備之○徵諸寺住持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
寺田租以充軍費○倭寇寧木二州崔瑩請
往擊之不許○倭寇瑞州結城○冬十月遼

潘草賊吳連等百餘人來寇安州上元帥楊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時鴨綠江北屢有賊變國家疑金義引胡兵而來至是乃知草賊也諸軍久留轉餉不繼取糧於民民甚苦之安州以北尤受其害○樞規事宦官金玄侍側踞傲近臣啓事樞未及言先擅斷決玄外飾勤恪巧爲承迎故爲樞及太后信任悉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名還北征諸元帥○以河允源爲司憲府大司憲允源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柱每赴臺必掛

辛樞

後規事○十一月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倭船二艘虜之○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殺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清馬畜使金桂生等以叛州人文臣輔高實開等起兵誅之○倭寇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官廨都巡問使曹敏修與戰敗績又戰於大丘縣敗績士卒死者甚衆倭賊數十艘又自金海沂黃山江將寇密城敏修邀擊斬數十級樞遣中使賜衣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左正言金子粹製回教子粹辭曰敏修搃兵一道金海大丘之戰

怯懦敗沒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
酒廐馬賞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紀功德
今敏修無功可紀不敢奉命耦怒下子粹巡
衛府命池翰河允源鞠之翰等欲坐以違旨
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是以
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
置諫官之意翰大怒欲杖流議諸都堂諸宰
相畏之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
雖小德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盖如置入于
東擅移干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

牛耦

都堂是其言只請流之耦曰巡衛府已議其
罪今欲輕之何遂不允右使金續命入白太
后曰臣等武人不識理然文臣咸曰諫官雖
忤肯不罪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
重論太后乃請耦曰予老經事多矣未聞杖
辱諫官若爾人皆杜口國事將且非矣於是
免杖流于全羅道突山戍翰等意子粹必與
郎舍議又流諫議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
十二月耦欲以美官授外戚用小帖擬金瑄
重房韓忠典法韓略臺官下政房提調慶復

興等曰除授已訖不可更改耦曰有紙墨改之何難復興又曰古制外戚不除言官請除他官耦曰何不從命復強之復興力諍終不授略爲人無才行有口辨初以憲府吏登明經科黃緣外戚超授官爵又托宦寺及乳媪未爲持平

甲辰 辛耦二年 ○ 大明洪武九年

春正月全羅道都安撫使河

乙止捕後船一艘賜衣酒乙止無才行又有簞食與之謂賂權貴得在閩寄士林鄙之○罷政堂文學李茂芳爲光陽君茂芳嘗謂慶復

辛耦

興曰何不藉韓方信盧積家耶復興曰以韓安盧瑄不服罪而死也茂芳曰二賊自知太惡至死不服然情狀著見論以弑逆則其父豈免連坐復興作色不應茂芳言愈切復興不獲已并籍方信積家茂芳竟以是罷○以添設職賞軍士自奉朝至七八品無筭時有車載斗量之譏○二月遣李之富如之遼衛通好仍調事變又遣李原實聘于納哈出○李仁任等請諸流竄宦官皆許從便政堂文學洪仲宣謂金續命曰閣寺用事前朝以階

相亂放竄宜矣近者諫官屢以直言貶斥無
一遷者今乃反釋此輩何以爲國耶○辛旽
妾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主上
何母韓氏耶太后出之仁任下般若獄太司
憲安宗源等上疏曰延城君金玄專掌禁中
事般若直入宮闈不加防禁驚動太后以駭
觀聽乞下彼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德縣
○安州副元帥王安德報潘王薨○兩府臺
諫及耆老會與國寺辨般若事容直權仲和
以講書筵不至二司右使金續命謂堂吏曰

辛旽

王母未安宜速辨以解國人之疑何用書筵
爲既而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未
辨其母者我未聞也○三月流二司右使金
續命于文義縣續命以太后近戚專恣官中
之事清直敢言人皆畏憚嘗移病在篤慶復
興李仁任池齋問疾續命曰古制兩府省五
樞七而已今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物
議何復興曰不得已爾續命曰今之宰樞竊
祿尸位而心不正無我若也仁任曰公心不
正誰爲正乎續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

非口是心不正孰如我乎復興等皆默然池
李深啗之陰謀傾軋未得間至是嗾司議許
時金濤等劾曰臣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
與國寺續命莖口不可道之言不敬孰甚請
輟治疏再上太后九赦宥而流之自是太后
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臺諫巡衛府雜治
般若獄般若指新創中門呼曰天若知吾冤
此門必頽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頽時僅得
免人頗異之竟投般若于臨津斬其族判事
姜居實

李暉

臣等按般若之生耦一國臣民之所共知
也迫於當時之事勢反沉殺之此天下百
今之太變般若一誣寃於天而天之應之
也捷於影響於戲呂政不韋之子也而殺
其父耦般若之子也而殺其母呂秦偽辛
皆二世而亡天道之不僭若是可不畏哉
罷司憲持平宋齊岱出知泰安郡事初池翁
使其妻交不結耦乳媪出入宮禁格權納賂續
命譏之齋深惡斥之齊岱欲劾齋執議金承
得以告齋乃出之○遣判事金龍如安之遼衛

東鑑五十一

通好○倭寇晉州曹敏修與戰于清水驛斬首十二級以獻○夏四月以李淑林爲西北面完護使往歲征北軍久留驛擾民多饑乏故遣淑林賚布千五百匹以賑之○營敬孝大主影殿彌惠明○放僧懶翁于密城郡時懶翁於揚州檜巖寺設文殊會中外士女無貴賤爭賚布帛果餅施與猶恐不及寺門壞咄故放之行至驪興神勒寺死懶翁惠勒彌也○門下贊成事商議柳淵奉淵以公廉才幹稱爲將帥頗得衆心○五月濟州萬戶金

辛燭

仲光軌逆賊哈赤姜伯顏等十三人配妻子光羅二州○賜鄭摠等三十三人及第時知貢舉政堂文學洪仲宣復以詩賦取士罷鄉試殿試議者非之○六月以柳滌爲全羅道元帥○倭寇林州全羅道兵馬使柳實知益州事金容等力戰却之○秋七月倭寇全羅道元帥管又寇榮山焚戰艦又寇羅州殺次剽掠時元帥河乙沚聞柳滌來代已輒歸晉州農莊倭乘隙而至無敢拒者是以大敗林滌乙沚河東縣○判密草司事金潛自納哈

出營逃還先是僧小英托緣化遣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潘王曰國家臣弒其君主幼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潛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鞫之果服乃沉于碧瀾渡○倭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遂陷公州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殺斬之倭又寇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墜馬被殺賊遂屠開泰寺○判三司事崔瑩聞朴仁桂敗死自請擊倭楊及諸將以老止之瑩曰最爾倭賊

李愬

肆暴如此失今不割後難圖也今若將他人未必制勝且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身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社稷衛京城耳請率麾下亟往擊之請至再三許之瑩不宿而行○倭寇朗山豐堤等縣全羅道元帥柳滌全州牧使柳實力戰却之獲所掠牛馬二百餘還其主○訛言倭將寇都城夜半焚坊里軍守城又聞賊將先登松岳山焚僧爲軍分守要害○崔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至鴻山倭先據險

東鑑

隘二面皆絕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
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
中射瑩中唇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
倒仍拔矢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遣人
獻捷賜瑩衣服鞍馬○八月以金績為慶尚
道元帥兼都體察使○崔瑩凱還榻命宰樞
供帳于天水寺巡衛府具雜戲迎于臨津如
迎詔使禮○遣使諸道點兵時聞之遼衛乘
秋來侵故閱兵備之○九月令中外官及吏
民奴婢出穀有差以補軍食○論鴻山功以

辛酉

崔瑩為鐵原府院君柳滌為容直副使商議
其餘軍士除授有差時慶復與李仁任池齋
提調政房池李檀權植黨舉國趨附銓注之
際規入賄賂多少伺候勤怠以為升黜官或
不定則添設無限或累旬不下批以待貨賄
之來時謂之隱批其論賞鴻山戰功不從軍
而得官者甚衆復與廉潔自守雖欲薦賢牽
制不能為○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
焚官廨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樞
始習馳馬放鷹鳥欄初梢志于學李仁任池齋

林堅味等不喜孺競以珍玩導之○倭陷全
州牧使柳實與戰敗績賊退屯歸信寺實復
擊却之○以趙思敏為全羅道副元帥睦忠
為助戰兵馬使又以邊安烈為楊廣金羅道
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時倭陷陂縣撤橋
自固柳實潛令士卒作橋安烈率兵得渡使
按廣李士穎設伏橋畔賊望見逆擊我軍敗
績○以羅世為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
○葬順靖王后韓氏于懿陵遂配享于惠明
殿以魯國公主祭于別室時韓略自言我韓

辛 欄

氏索人也初韓氏卒我與韓氏族僧能柘火
其屍收骨厝于奉息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岡
爇燒骨一缸備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輜車至
十川橋祖奠將撤燒魂錢延及柩幄并藝儀
物惟柩賴救得免時人怪之或云天火

臣等按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且及爾游衍言天之於人日監在茲無所
處而不在安敢一毫僞為於其門哉般若
實生辛欄以韓氏為母出於恭愍之亂命
欄殺般若臨死猶怨皇天震怒有獄門之

變耦不母其母母他人母尊之為母后配
享於恭愍又備儀衛葬於懿陵矯誣上夫
之罪至是極矣天何不降監而譴告之乎
今日之火天實災之非人所為也天可侮
乎天可慢乎

憲府上疏曰全羅元帥柳滌不以閭閻為意
日玩聲色以致倭寇乘勝肆暴及陷全州詐
稱隊馬擁兵逗遛請置於刑兵馬使柳實所
管泰山郡亦被寇劫討捕失機反為所敗又
不能收復全州罪亦大矣然實於往者倭犯

五十四

全州悉力擊却其與滌罪似有輕重請削奉
册以上官於是廢滌為民并實戍遠地○憲
府以兵革早恙連歲相仍軍食罄竭請於功
臣田租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半兩殿所屬
官司田料斂外羨餘並充軍需從之○冬十
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
仍獻綵段畫屏長劍等物自辛巳東征之後
絕交且百年至是日本以興儒為諜者囚之
良柔本我國晉州僧少從倭僧而去聞興儒
至來謁遂請釋使之通好興儒之還其國僧

周佐寄書曰維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
 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
 觀釁出寇非我所為是故朝廷遣將征討采
 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
 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時與儒年僅六旬給
 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聚觀至有畫
 像作讚而贈之者○倭寇扶寧邊安烈羅世
 趙思敏等進擊大敗之○北元遣兵部尚書
 孛哥帖木兒來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移書曰
 去歲或傳先君無嗣朝廷以爾那久未有君

辛欄

必致危亂是以遼爾族世徃承其祀詔使既
 行彼則有梗當此之時朝廷非乏樹立之策
 失問罪之舉也特念天戈臨下無玉石俱
 焚是以脫脫不花暫館遼西不令下卒一馬
 渡江以俟彼之覺悟又知伯顏帖木兒王有
 子牟尼奴在國人見推領務王子雖為眾所
 服從未有朝廷之命小之事大必得所恃乃
 可立國如先君往年以太駕北狩必暫餌朱
 寇以安境內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義重勢
 舅恩厚而可肯恭王子誠能改圖以副上命

厲兵秣馬共成犄角庸贊我國家中興之業
納哈出遣右丞九任來歸我行人文天式○
倭寇鎮浦又寇江華府焚戰艦又寇韓州崔
公哲擊之斬百餘級賜酒鞍馬○遣密直副
使孫彥如此元百官呈看書曰本國世世相
承保有東土伯顏帖木兒王生子牟尼奴兒
今襲位以俟明降具在往歲申達之文不期
金也別哥附托不干本國王派潘王完澤禿
之孫脫脫不花結構兇黨上誑朝廷欲亂國
統乞將亂統生事之徒發還本國究理金也

車欄

別哥即金義也又遣開城尹黃淑卿報聘于
納哈出納哈出曰我本非與高麗戰伯顏帖
木兒王遣年少

李將軍擊我幾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
將任大事於汝國矣○憲府上疏曰往者潘
王之變宰相協謀決機諸將仗義奮忠輒率
偏師晝夜倍道逆戰却逐使朝野竄謐而賞
典不舉無以勸後請第功行賞從之○十十
月樹敬孝大王于木廟大雨震電不克柎○

倭寇晉州溟珠縣又焚掠咸安東萊梁州彥
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殺林樸先是禮安
人附池齋藏耦胎于縣陞爲郡又與安東爭
地樸在吉安相其地曰不吉安東人告於朝
曰禮安不宜藏胎實以樸言齋由是惡樸齋
黨執義金承得與知申事金允升言於齋曰
樸不署呈看書必有迎立藩王之志是可罪
也承得遂率臺官上書請誅之允升從中下
其書遣體覆使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
安中路蹋殺之太司憲安宗源畏其勢莫敢

辛 樸

妄言時齋用事于內承得允升爲拜翼樸之
死慶復興李仁任皆不與聞遂惡之○倭寇
晉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殺掠
殆盡又寇密城郡及東萊縣○拊敬孝太王
于太廟配以順靖主后○十一月納哈出遣
使來獻白金及羊○倭焚合浦營屠燒梁蔚
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珠海固城班城東平
東萊機張等縣先是元帥金縝大集下道倡
妓有姿色者日與麾下晝夜酣飲軍中號曰
燒酒徒以縝嗜燒酒也卒伍偏裨有犯必鞭

辱一軍憤怨及寇至軍士却立不戰曰元帥使燒酒徒擊賊我輩何為以故大敗○執義金承得獻納安之等交章請殺益妃所生子榻從之妃秘之又乃出女也又請鞠妃榻不許曰是彰先君之失也又請誅崔萬生洪倫父母妻子同產其親叔姪堂兄弟削職遠流永不叙用又言大逆之賊非特萬生倫也其洪寬權璫韓安盧瑄等父母妻子同產親叔姪堂兄弟並宜一體施行皆從之於是守侍中李仁任贊成事睦仁吉評理邊安烈政堂

辛 榻

文學洪仲宣判密直王安德密直副使禹仁烈等以為賊臣父兄皆已遠流請免其死榻不從仁吉曰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有丁年未聞以夫罪而戮妻也榻許之萬生之妻已死倫妻臨刑得免乃誅倫父師禹况彝安父方信况休弟烈璫父鏞况定任瑄父積况積弟鈞寬父師普弟憲流倫等親叔姪堂兄弟以萬生倫首惡并流姨子姑子師禹彥博子也嘗鎮合浦吏畏民懷為人清廉勤謹知倫不肯欲殺之未果及倫壁幸寵傾羣賢師禹啓

曰倫人面獸心願無畜官中及爲全羅道都
巡問使寄書長子彝俾戒倫縱恣至是與彝
俱死國人惜之慶尚全羅之人至有流涕者
○以池齋爲門下贊成事尹邦彥爲密直提
學鄙良生爲大司憲是日除官宰樞至五十
九自仁任齋而下各植其黨臺諫將帥守令
皆其親故至於市井工匠無不黃綠除拜時
人謂之煙片政○晉山君河允源卒允源歷
仕有聲績當辛曉用事不諂附○池齋欲取女
故大司憲王重貴妻數通媒不應一日齋率

辛癸

徒黨至其第婢僕走入曰願夫人避之曰我
不可苟逃婢僕咸意將從之重貴妻鄉食齋以
酒齋欲入其室重貴妻梓胡而批其頰曰宰
相何有如此強暴之行耶宰死從汝乎齋慙
而退重貴妻遂往告崔瑩曰齋以妾有華屋
思欲有之暴欲於妾公以清直聞故來告耳
辛癸三年○大春正月倭盜會原倉品米時
明洪武十年
軍餉不足令州郡隨職品出米有差謂之品
米○以池湧奇爲楊廣道副元帥○以金績
敗軍廢爲民流嘉德島斬其千戶二人杖軍

巳丁

辛癸三年○大

明洪武十年

官有差○納哈出遣使來獻羊馬○置新勇
新猛軍于安州○二月倭寇新平縣○北元
遣翰林承旨孛剌的冊耦爲開府儀同三司
征東行者左丞相高麗國王○納哈出遣文
哈刺不花來○北元遣使來祭敬孝大王○
始行北元宣光年號○以王安德爲楊廣道
都元帥○倭寇慶陽遂入平澤縣楊廣道副
元帥印海與戰不克○名募良家子弟善射
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覈諸司員吏
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

辛酉

者○初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
擬遣池齋子益謙齋內不平李仁任齋崔瑩
等會慶復與第議久不決齋厲聲曰判三司
公可瑩怒曰吾既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
齋前語仁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
往齋又托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
足憂脫大軍根據之遼衛後必難圖爲今之
計莫若移師先攻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
國之長策仁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
國吾當讓避吾意第以全州國之襟喉唇亡

齒寒不可不救爲是拳拳爾二宰抗此議則
吾何能爲遂徑出復與走追挽其袖泣止之
齋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齋過門不謂人
始知池李有隙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仁任
門曰池齋門容金允升等七八人嗾門下舍
人鄭穆欲劾去仁任以齋爲侍中事迫矣其
速圖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位十
一畫仁任秘不發太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
以示仁任仁任密以示齋曰公與吾交分甚
篤是得無間吾二人耶齋曰此掌令金賞所

辛欄

書也賞即仁任族姪也時判典校寺事李悅
左常侍華之元右副佞言金承得與知申事
金允升結朋黨誦事齋以希遷擢自謂池門
四傑仁任欲剪齋黨未得間之元承得會悅
家言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踰行宣光七年
無乃速乎仁任廉得之遂下三人巡衛府齋
時爲巡軍副萬戶故仁任托以誹謗朝政痛
鞠之曰近自若等會悅第作何等文書畫百
月乎對曰天下方亂戰爭未息先王決策事
南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但

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齋
黨并繫獄遂杖流悅之元略并承得賞流之
其不安允升者蓋仁任欲以慰安齋危疑之
心且冀其救之不暴也齋大懼誓謂仁任曰
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其子益謙請救於崔
瑩不得乃嚴兵自衛○三月誅池齋先是李
仁任喉臺諫劾金允升結為朋黨沈酒酒色
允升夜往見齋曰之元承得悅皆已見竄公
之羽翼既除今又劾我樞將及公其早圖之
齋曰明白我將請王命卿視事遂自稱云慶

辛酉

復與李仁任乃逆臣洪倫之族見上誅夷其
族欲圖大事請亟發兵收捕既安約又使其
子益謙請勇士於睦仁吉期詰朝會宮門仁
吉曰所謀止仁任乎益謙歷數慶復與崔瑩
李希泌李琳都吉敷等仁吉馳告仁任等令
避宿以觀變益謙陰引交州道軍士二十餘
人密伺仁任動靜翌日齋至都堂謂復與仁
任曰金允升今為同知貢舉而被臺劾若代
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農月請令視事復與
欲棄齋出與瑩謀去之乃陽言曰公可自詣

關以啓齋遂出至關矯旨名臺官趣令允升
視事適持平李吉柞等上疏曰齋廣植黨與
擅行威福謀殺冢宰允升爲齋喉舌必知其
謀請下獄鞫之疏將上復與仁任瑩及希必
吉敷朴林宗曹敏修林堅味仁吉等入內齋
使其黨賓天翊等二十餘人裹甲帶劍聚關
下伺仁任等出將擊之復與仁任等使仁吉
自耦曰老臣聞變不以聞臣亦有罪昨齋使
益讓請甲士於臣其情叵測齋即厲聲曰有
之復與仁任琳乃洪倫妻族也希必倫之妻

辛耦

父已臣欲誅逆黨將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
耳規瑩佩刀張目膝行而前若將奪之瑩執
刀鞘以身蔽耦謂齋曰臣而無禮於君那有
常刑且爾止欲殺兩侍中耶齋曰奚止侍中
而已歷數在座諸相抗語不巳耦趣齋出齋
曰上何故先退臣振袂突出及門將上馬堅
味執之齋顧左右索劍不得遂下齋等巡軍
獄齋謂堅味曰與君有平昔之雅幸亟殺之
我死君亦繼之初允升密謂齋曰公爲冢宰
何如齋曰有仁任在况子命數在戊午運乃

吉允升曰尙有命何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謀
變曰黃裳摸稜宜爲左侍中公守政中益謙
鷹揚軍上護軍之元大司憲允升政堂文學
承得簽書密直至是齋曰悔聽允升計以至
於此齋及益謙允升遂伏誅齋起行伍屢從
軍有功遂至宰輔又通樞乳媪策緣有寵恣
其跋扈附己者用之異己者斥之以其腹心
分置臺諫大張威福多列姬妾幾三十人惟
取富者不以色於是立門戶者十二人貪淫
譎詐賣官鬻獄得人減獲不可勝紀又遙授

辛欄

人官爵代受其祿及誅人皆快之又斬其黨
賓天胡等二十餘人○遣三司左使李子松
如地元謝冊命○遣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
于納哈出○宥境內惟洪倫族親及齋黨不
原○倭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知
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失乘劍船
僅免先是崔瑩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慎
勿出海是日光裕纔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
至遂見敗京城大震倭又寇江華府萬戶金
之瑞府使郭彥龍遁于摩利山賊遂大掠虜

之瑞妻而去府吏處女三人遇賊義不汗相
攜赴江而死下光裕之瑞彦龍于獄○以沈
德符爲西海道元帥○判開城府事羅世請
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稠壯其志賜鹿馬二
匹遂遣世及李元桂姜永朴壽年趙思敏擊
倭于江華都統使崔瑩次昇夫府以備之賊
乃棄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蕭
然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時有童
子自賊中逃還諸將名問賊所爲對曰賊常
言所可畏者唯白髮崔萬戶而已曩日鴻山

辛欄

之戰崔萬戶至則麾下士卒爭先躍馬蹴踏
我衆甚可畏也○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爲東
江都元帥睦仁吉林堅味等十人副之受
守城都統使慶復興節度義昌君黃裳爲西
江都元帥我

太祖與楊伯淵邊安烈等十人副之受京畿
都統使李仁任節度○慶尚道元帥禹仁烈
報倭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
兵分守要衝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三道
兵分軍而守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以備

要害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國家備禦不暇
又得此報罔知所為○令諸道募僧作戰艦
○崔瑩啓曰喬桐江華禦寇要害之地豪強
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二邑私由以充軍
食從之徙喬桐人老幼於內地留壯者以治
農桑○崔瑩令諸元帥各出從事十人又拔
受馬官司倉庫人爲兵遣戍江華○夏四月
倭寇蔚州雞林○點五部丁壯爲兵計屋十
間出二十九間以下出資糧器仗以給軍奉
○倭又寇蔚州元帥禹仁烈往擊之斬九級

平欄

○金海府使朴歲擊倭于黃山江口斬二十
九級賊投江死者甚衆○以睦仁吉洪仲宣
爲開下贊成事睦忠同知密直王賓爲密直
副使○斬金承得華之元李悅于清州傳首
于京初遣體覆崔仁哲鞠之之元首服曰齋
及允升謀殺大臣我實與聞悅曰前日匿名
書實吾所爲吾名乃十十畫也請原之仁哲
問之元曰悅亦與聞否之元曰有之悅不服
及鞠訊甚慘遂服承得被掠垂死猶不服然
之元悅證驗甚明乃服李仁任謂慶復與崔

瑩曰既誅其魁可釋此輩復杖流何如況罪
不可以再加乎瑩曰前白杖流以其議朝政
也今日之誅以其害大臣也皆罪之重者豈
宜釋之仁任曰何以處悅若無悅書吾儕其
得有今日乎瑩曰果悅所為當禽在時可以
言矣見竄而後猶不言是誣我也宜并誅之
○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
倭寇蔚州涇州密城焚掠殆盡又寇彥陽縣
○以知密直李琳為慶尚道助戰元帥王賓
為安東道副元帥崔公哲為江陵道元帥○

辛憫

倭寇密城郡禹仁烈與戰敗績寇至靈山縣
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等戰于栗浦斬十餘
級○倭船入西江崔瑩邊安烈出師却之○
以密直副使慶儀為西京都巡問使兼西北
副元帥○倭寇餘義縣○五月我
太祖與二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城
副使柳曼殊往擊倭于慶尚道○倭寇密城
王賓擊都之○耦謂巡衛府曰孫光裕金之
瑞郭彥龍之罪宜以軍法論然方旱甚其減
死並流遠地崔瑩嘆曰向曲法原金績今又

釋光裕等政刑如此何以爲國禍又賜續衣
馬名逸瑩不可曰續不撫士衣見賊逗遛以
至敗軍得保首領幸矣今反厚賜而名還他
日如有樹功者何以待之賞罰人主太柄不
可顛倒乃止○以旱雩且遍禱于佛宇崔瑩
颺言於都堂曰國家政刑紊亂有功者不賞
有罪者不罰天豈兩哉○以京城濱海倭寇
不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勸止二
字議可否衆雖不肯後若有變恐禍及已皆
占勳字署名唯崔瑩否乃陳徵師固守之策

辛耦

李仁任曰今赤地千里農夫輟耕以望雲霓
而又徵師俾失農業非爲國之謀也慶復興
瑩等論太相真殿下勳止得止字耦曰盜賊
密邇可從卜乎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
鐵原○禹仁烈遣精騎五百夜擊倭于沙弗
郎松肯賊潰爭舟墜水中矣者亦多邏衣又
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時我
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并自而行與賊戰于智異山下相去二
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髻示無畏

以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槩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自巖高峻，馬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使

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恭靖王還，自亦如裨將之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

辛楬

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互馳，觀其地勢，即拔劍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劍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州郡望若雲霓。○金海府使朴歲擊倭于黃山江，敗之。初，倭船五十艘先至金海南浦，榜示後來賊曰：「吾輩適乘風利，游黃山江，直擣密城。歲偵知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以待。賊果見勝，有一大船先入江口，伏發，歲亦突至。」

東鑑五十一
三十一
遮擊賊狼狽自忍投水死殆盡江州元帥裴克廉又與倭戰賊魁霸家萬戶金步卒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濘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倭自江華攻陷揚廣道濱海州郡初賊船僅二十二艘奪我戰艦多至五十艘邏卒望見我戰艦以為我軍民皆信之不避殺傷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及安城郡楊廣道元帥王安德怯懦不戰乃召副元帥印海及陽川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望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銳追擊不克號天痛

辛樹

哭擒賊謀訊之謀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而下於是乘廉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田于隴上若農夫然以給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二元帥至亦領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二元帥何在對曰賊既退二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廨賊伏莖圍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軍士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肅然無復人煙體覆使崔仁哲還朝妄言臣督王安德洪仁桂印海擊倭于稷山縣斬五十

餘級楮賜仁哲廐馬白金賜安德等衣酒廐
馬遣替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
戰○楮命築宮城于鐵原崔瑩曰夏月遷都
恐防農業且以京城委賊國將日蹙是可乎事
遂寢○倭賊百餘騎寇南陽安城宗德等縣
又二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戍卒被
虜者以平計又寇水原府元帥楊伯淵羅世
以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二婦
匿水滸指示曰賊謀入彼民家世疾趨圍而
穴之殺賊二十九人○烽火自江華晝舉不

辛未

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各募勇
士皆賞以官先給布人五十匹○倭又寇江
華大肆殺掠○慶尚道都巡問使禹仁烈病
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憲府劾崔仁哲承
命出使擅自還朝妄獻倭捷欺瞞國家濫受
賞賜請置干法以懲後來杖流道死○倭寇
信州甕津文化等縣元帥趙仁璧羅世沈德
符與戰不克請濟師○倭寇順天樂安等處
兵馬使鄭地斬十八級擒二人○以旱赦唯
金續命不原○倭寇西海道安州又寇長澤

縣○耦謂都堂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
逃還皆指謂賊謀輒殺之甚不可也夫思鄉
懷玉人情之常况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
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賞雖
實謀者毋得殺戮官給資糧以遂其生如有
斬倭還國者賞之加等其令邊郡張榜以示
違者罪之○以知門下朴普老為西海道助
戰元帥密直副使李仁立為西京副元帥判
密直韓邦彥為安州元帥○謝恩使李子松
還自北元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皆泣

辛酉

曰自我播遷因於行間不圖今日復見禮儀
待之甚厚○遣判典容寺事安吉常于日本
請移賊吉常至日本病死○倭賊二百餘艘
寇濟州又寇永康長洲豐洲安岳咸從三和
江西等縣○耦謂宰相曰倭雖盜賊然其死
屍亦當瘞之况我江華西海之民死賊暴露
甚衆豈可忍視出內帑錢布以資掩埋○秋
七月遣崇敬府尹陳永世相宅于漣州永世
還曰五逆之地不可建都○北元遣宣徽院
使徹里帖木兒來請夾攻定遼衛○全羅道

水軍都萬戶鄭龍等聞倭寇濟州率兵船二艘訶之獲賊一艘盡殺之○倭寇豐州遣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晉川君姜仁裕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為西海道元帥○倭寇西海道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敗績請遣將助戰以我
太祖及門下評理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徵為助戰元帥○日本遣僧信弘未報
報書云草竊之賊是連逃輩不遵我令

辛稿

赤島禁焉○以崔公哲為義州元帥○倭寇海州○九月我

太祖與諸元帥擊倭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潰我

太祖將戰置堦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上勝木石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於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丈餘太祖之馬一踴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乘之遂大破之是戰也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右曰吾皆占射左自此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盡驗餘賊阻險積築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床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士卒焚此柴煙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中座前餅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等擊之幾殲○倭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二州樞賜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揚伯淵邊安烈禹仁烈等擊走之○倭寇岳

辛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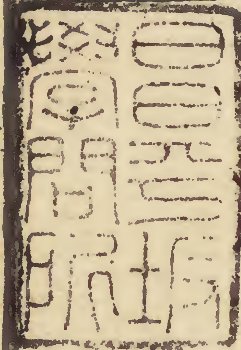
陽縣元帥李琳擊之獲其船二艘○遣前太司成卮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林示賊○倭屠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楊廣道元帥王安德等與戰于蘆峴敗績翌日賊又寇溫水縣焚伊山瑩元帥印海等戰于新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多被殺復賊又自鎮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樞命商山君金得齊密直府使睦忠王賓赴之○冬十月始置火煇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時元煇煇匠李元與茂宣同里閨茂宣竊問其術使

家僅數人私習試之達白于朝○命修京城
○倭船四十艘寇東萊縣○徵諸道兵以備
倭○倭寇寧州牙州王安德洪仁桂印海金
得齊睦忠王賓與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
倭又寇咸悅縣○壬申以贊成事楊伯淵為
安州上元帥○十一月倭寇安山扶餘鴻山
○倭賊百二十艘寇金海府又寇義昌縣都
巡問使裴克廉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
通津等縣○以星變赦○十二月順天兵馬
使鄭地斬倭四十餘級擒三人以獻○有僧

辛酉

達明者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母弟德
興君之子潛圖不軌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
之以來下獄鞫問本善州民王加勿也乃斬
之并誅其黨五人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



辛
耦

